

## 社会生物学：进化论、基因与道德

# Sociobiology: Evolution, Genes and Morality

作者：Raymond G Bohlin 博士

Raymond G Bohlin 是 ProbeMinistries 的行政主任，毕业于伊利诺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动物学系、北德萨斯州立大学 (North Texas State University) 群体遗传学硕士、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分子生物学博士。曾合着 *The Natural Limits to Biological Change*、主编 *Creation, Evolution and Modern Science*，以及发表了多篇论文，被列为发现学会 (Discovery Institute) 科学与文化更新中心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及二零零零年的研究员。  
电邮: [rbohlin@probe.org](mailto:rbohlin@probe.org)

译者：陈慧媚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版权声明](#)

我曾于一九八一年在 *Christianity Today* 发表过一篇文章，名为 "Sociobiology : Cloned from the Gene Cult"<sup>1</sup>。那年，我刚从群体遗传学 ( population genetics ) 毕业，参加过两个有关社会生物学的研究生研讨会，可能你会想：「社会生物学是甚么来的？为什么我应该关心？」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社会生物学探究所有社会行为——包括道德——的生物性基础。你应该关注，因为社会生物学家声称所有道德思想和宗教的存在，包括基督教，只是因为它们有助人类的生存和繁殖。这些社会生物学家，又称为进化论伦理学家 ( evolutionary ethicists )，他们声称能够以天择理论 ( natural selection ) 和进化论 ( evolution ) 解释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宗教或信仰的存在，包括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甚至马克思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倡导者 E. O. Wilson 声言科学唯物主义 ( scientific materialism ) ( 一个完全以进化论解释一切的世界观 ) 最终将会超越传统宗教和非宗教的思想，虽然他承认将来宗教依然仍会以某一种形式存在，但是他亦提出神学会失去它解释宗教的学科地位。

---

<sup>1</sup> Raymond G. Bohlin, "Sociobiology: Cloned from the Gene Cult," *Christianity Today*, 23 January (1981): 16-19.

## 第一个吊诡

社会生物学的傲慢自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社会生物学本身存有不少的吊诡。第一个吊诡就是社会生物学的世界观带出来的逻辑后果，就是不能提供什么，只叫人绝望，但它却一直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 社会生物学的四个基本原则

社会生物学的绝望世界观，以及它最终缺乏意义的阐述，是就本人所理解而得出四个社会生物学的基本原则推论出来的。

第一个原则，就是社会生物学主张人类社会的系统是由进化过程所塑造而成的。人类社会之所以有现今的模式，并不是因为有任何形式的启示，而是因为这模式在进化过程中是行得通的，或者至少在从前是行得通的。

第二个原则，社会生物学家 Robert Wallace 把它称为繁殖规律 ( reproductive imperative )<sup>2</sup>。生存和繁殖是所有生物的最终目的，物种 ( species ) 生存是终目标，道德系统的存在是因为它最终有助人类的生存和繁殖。

第三个原则，个体 ( individual ) ( 至少在进化的时候 ) 是没有意义的，不是个体，而是物种才会随时间而进化和持续， E.O. Wilson 指出生物，即你和我的身体，只是用 DNA 的方法去制造更多的 DNA。<sup>3</sup>

第四个原则，基于以上原因，所有的行为在最基本的程度上都是自私的，或者至少以实际效益为前提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因为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去培育有效的繁殖者。在 *On Human Nature* (《论人生》) 一书，Wilson 清楚道出这些原则结合的结果，他说：

...没有任何物种，包括人类，拥有任何在他基因历史 ( 即进化 ) 所产生的规律之外的目的...我们人类没有甚么特定的目的地。在物种的生物特性之外，物种再找不到任何目的。<sup>4</sup>

Wilson 是在说，由于人类只是由进化而成，因此除了生存和繁殖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即使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命题。

## 希望与意义

由于社会生物学家声称所有行为都是自私的，生物唯一的目的或目标就是生存和繁殖，而最终需要的是物种的生存而非个体的生存，因此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亦迅速消失。对于这些社会生物家面对这一结论时的反应，我经常感到奇怪。我清楚记得在一个生物学学生和教授参与的研究生研讨会上，我曾提出一

---

<sup>2</sup> Robert Wallace, *The Genesis Factor* (New York: Morrow and Co.,1979).

<sup>3</sup> E. O. Wilson,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3.

<sup>4</sup> E.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3.

个有关希望和目的的问题，我问：「假设我是一个死了的人，并且埋在地下，分解的过程正在进行，那么，我曾经繁殖与否有什么分别呢？」我的意思是假如死亡是终结，就是「那终结」，那么谁会管我是否已经繁殖？经过一会儿令人尴尬的沉默，有一名教授回答：「这个，我估这完全不重要。」接着，我问：「你看不见吗？我们刚才正在讨论生存和繁殖怎样是生命中唯一的目的，但现在你承认生存和繁殖这个目的实在是一个假象，那么，当你知道你做什么都不重要，那如何继续你的生命？我们所讲的一切有甚么意思？」经过更长的沉默后，那名教授再说：「这个，我认为那些能适应环境而生存下去的，就是那些明知生命没有目的但却生存得好像有目的的人。」

对于他这么坦白的回应，我感到非常震惊（这样说已是一个很含蓄的表达）。他基本上在说，人类被迫与一个谎言生活，就是活在希望与意义的假象中，但更令人不安的，是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一些称得上是异议的讲法，除了我以外，所有与会者都接受进化是一个事实，因此被迫接受这个结论。（后来，我发现最少有当中尚有几位也不喜欢进化的说法。）

最近，Minnesota 一所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回答我这挑战的问题，他说世界上可能有两种希望和意义，分别是小楷的希望和意义（hope and meaning in small letters），（即生存和繁殖），以及大楷的希望和意义（Hope and Meaning in capital letters），（即最终的价值和最终的意义），我们所有人都有小楷希望和意义，但或许没有大楷希望和意义存在，那又如何？但这正是我所要指出的，除非大楷希望和意义是真实存在，否则小楷希望和意义是没有意思的。

### 三类反应

过往几年，我留意到，进化论者对于生命没有希望和意义这种世界观的赤裸真相的反应，有三类反应。第一类反应，强烈反对社会生物学这个结论，但没有提出有力的理由反对这说法。他们不喜欢这个结论，但无法挑战社会生物学的基本原则，作为进化论者，他们赞成进化论，但不愿相信存在是没有意义这个最终结论。

第二类反应，就是完全的接受。这些进化论者同意生命是没有希望和意义的，他们必须接受这结论，好像之前提及那位教授一样，他们对进化论的世界观是全然的认同。我发现在没有宗教背景的学府里，持这一态度的教授和学生人数众多，他们有一难解的宿命论，牢牢坚持一个人不喜欢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质疑那理论，尤其当那理论是基于那些「正确」的进化论原则。

第三类反应，就是在没有希望和意义下作存在的跳跃（existential leap）。进化论者 Robert Wallace 在 *The Genesis Factor* 结尾的一段话，正好适切地表达了这想法：

我不相信人类只是一个聪明的自我中心者，因为基因的缘故才照顾下一代。这就是人，但人至少是这样，却明显多于这样。有关的证据是简单而充足的，只需听一听帕海贝尔（Johann Pachelbel）的卡农 D 大调，就知道

人的思想灵魂是深入得无法量度.....对于那些从未试过在星空下充满活力地起舞的人,我感到遗憾,这样的人大概会狭窄地理解本书的信息。那些难于接受这狭窄意见的人,会更明白我们这类人的快乐。我的生物学训练,与一些我所知道的东西是不吻合的,也跟一些科学不能探讨的东西不吻合,或许因为现今时间太短,或许因为它不能量度。我认为,假如我们会有终结的一天,那终结将会是一个损失、一个极大损失、在一些未知的等式上一个极大的耻辱。<sup>5</sup>

在这段文字中,Wallace 指出有些东西缺乏了,而且在社会生物学有限的世界观中是不能找到的,那么你就要尽你所能四处寻找!

有人会认为,那些为没有希望和意义而烦恼的人看这一切学说过于认真,我不同意这个看法,相反,我相信他们的认真是与他们所持的世界观是一致的。假如所有事物都是进化而成,而且在生物层面以外没有任何赋予生命意义和重要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必定活在绝望、自我否定或非理性的希望之中。

社会生物学渐渐普及,因为科学界非常认同进化论。假如有一些看法是逻辑地由进化论发展出来的(我认为社会生物学正是如此),那么,所有视自己为进化论者的人最终必会接受这个看法,不管这看法是否会使人感到舒服,他们没有其他理性的选择。

## 第二个吊诡

当我们思想所有人类社会和道德思想都应该有似乎曾经进化过的特征,便会想到社会生物学第二个吊诡。第一吊诡是:虽然在彻底自然主义世界观内是没有希望和意义,但社会生物学的影响力仍然不断增长。第二个吊诡涉及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基于神对人的启示,这正和社会生物学的理论相反,又或者,至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社会生物学无法解释的。

基督教的一些道德观念和社会生物学的观点一致,不是不合理的,因为基督教在或大或小的群体中确实有助人类整体的改善,因此可以说得以生存的个体数目因此而增加,不过,假如基督教真的是基于一位超越的神的启示,假如所有基督教提出的道德标准都合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那么我会感到极度失望,并且疑惑。从 E.O. Wilson 和其他社会生物学家对基督教的评价中,我看到了他们对真正基督教信仰作出了十分差劲的表述。

我希望在此提供一些考虑的建议。William Irons<sup>6</sup>在谈论有关道德系统的进化论时,认为任人唯亲(nepotism)是进化理论中最基本可以推论出的预测。我们可预期,比较非亲属而言,人类会对亲属较少竞争和较愿意给予帮助,他声称这预测已被很多研究广泛肯定,在社会生物学中这预测比其他的预测得到更多支持。诚然,新约圣经对家庭的重要性持非常高的标准。教会设立执事,必需先评估一个人的行为和他与自己家人的关系(提前 3:12;提多

---

<sup>5</sup> Ibid., 217-218. Emphasis mine.

<sup>6</sup> William Irons, "How Did Morality Evolve?" *Zygon* 26 (1991): 49-89.

1:6)。不过，主耶稣清楚指出，假如地上有任何因祂的缘故与我们家人有纷争，家人便要放于第二位，祂说：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 10:34-39)。

在别的经文里，耶稣承诺，假如我们因祂的缘故放弃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纵会受逼迫，但却将会在今世和来世丰丰满满得更多(可 10:29,30)。主耶稣自己选择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为祂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太 12:46-50)，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家庭是重要的，但我们与又真又活的神的关系更重要，当我们的家人强迫我们在家庭和神之间抉择时，我们要以神为先。面对基督教这个看法，社会生物学或许会解释，这是因为群体得到的利益或许可抵消家的损失，但是进化论如何可能解释掉这种损失？这是一个个体完全没有为基因存留付上任何贡献。

## 共同之处

以上我已谈及了基督教和社会生物学的世界观中一些鲜明的差异，现在让我探究一下一些有趣的共通之处。

虽然我们不应该完全用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去解释基督教，但某些基督教的真理是可以与社会生物学并存的。圣经对于人性或肉身的欲望的描述，以及进化原则所指的人性，两者出奇地相似之处，经常令我感到惊讶。两者都认为人本质上是自私的被造物，只找寻自己的好处。关心别人的好处并不是人的「自然」本性，除非人看到有其他诱因。

社会生物学似乎能够预测到很多人类行为的特征，另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人按其天性并不接受属灵的事，因为人看为愚拙(林前 2:14)。我在想，假如我们的罪性隐藏在生物曾面里，或者更清楚地说，隐藏在基因里，那么，是否有一些基因连系着我们的罪性，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何「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罗 3:23)？是否基因遗传罪性能帮助解释为何「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否因为这样，所以得救只因着信，不是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弗 2:8-9)？是否因为这样，所以肉身继续在我们身体中争战，因此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因此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的，因此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罗 7:14-25)？

假如我们的有罪性有部份是基因所致的，那么我们似乎能合理地假设只有神的灵能胜过肉身的欲望，而这个挣扎仍会在信徒中持续，直到信徒已经改变，直到我们面对面见神的那日子(林前 13:12; 15:50-58)。

我问以上的问题，并非认为我已经到达一些伟大的真理，又或者解答了长久以来的迷团，只是希望在圣经的真理和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可能看到的一些人性真理中，找出一些共同的基础。所有的真理最终都是神的真理。当我肯定不接受社会生物学的世界观时，我了解到世界上可能有一些真理能够给社会生物学学者去发现，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 10:5)。

当我在一九八一年为 *Christianity Today* 写文章时，我以此为结束：

处身在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之中的基督徒若要知道当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先做一社会生物学的好学生。社会生物学的普及性常被一些人忽视，然而，假如我们愿意将不同的思想都服在基督之下，我们便需要精确而小心地研究，常常儆醒守望。<sup>7</sup>

基督教线上中文资源中心(OCCR)版权所有©2005

OCCR 鸣谢 Leadership University 及文章原作者允许翻译并在网上发表本文。

读者可免费下載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唯必须全文下载，包括本版权声明，并在引用时声明出处。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introduction/citationandcopyrights.htm>。

本文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27.htm](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27.htm)

OCCR 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 [英文原文](#)

---

<sup>7</sup> Bohlin, "Sociobiology," 19.